

朋友小战对我说,她不久前听说于洋叔叔做了个手术,腰椎上钉了几颗钢钉,走路要用助行器。我立刻对她说,快,我要去看于洋叔叔,还有他的妻子杨静阿姨。

四十年前,于洋叔叔是中国最英武帅气的电影明星之中的一个。没有人不知道他的电影人物,《英雄虎胆》里的卧底英雄,《大浪淘沙》里的革命青年,《青春之歌》里的地下党领袖……不属于细嫩秀气的小白脸形象,他是高大英俊的那一类,大眼睛大嘴叉子,浑厚的声音,噙荡沉着的目光……永远都是故事中撑台盘的中流砥柱。

我对于洋叔叔的印象,起源于一次去往北京展览馆剧场的路上,那时候我七八岁。爸爸带着我和哥哥们一起去看妈妈演出“阮文道”。大约是傍晚六点多钟,我们走在通往剧场的宽宽甬道上,四周都是匆匆赶往剧场的观众。当时我爸爸摇了摇拉着我的手,另一只手指向远处说:看!于洋叔叔在那儿。

我抬头,看见远远的有一个高高的昂头向前飞快行进的身影,速度比其他人快,个头也比其他人高,正觉得奇怪,后来发

现了,原来他是骑在自行车上。记得爸爸大声喊他:于洋!我那时看过电影《英雄虎胆》不久,知道里面潇洒勇武智慧的孤胆英雄就是于洋叔叔演的,心中充满了对于叔叔的崇拜,踮脚抬头望去,却看到令人惊恐的一幕!

自行车上的于洋叔叔的头颅忽然间无端地向上一仰,整个身体也跟着向后倒去!紧接着就连车带人摔了下去。我听到爸爸“哎呀!”一声大叫。停下脚步向那

边望去。因为我们离他的距离还相当远,一时也赶不过去。爸爸边说着“怎么回事”,一边拉着我们急忙忙向剧院跑去。直到看完了妈妈的演出,我们随着爸爸去后台找妈妈,在化妆间看到了于洋叔叔。他微笑着站在一群人中间,很抢眼地鹤立鸡群。爸爸问他刚才发生了什么事,他说是道路中不知为何有一根松垮垮的电线横在空中,骑在车上的他意识到的时候已经晚了,被那根电线恰巧拦在了脖子位置,摔了个四脚朝天。我仰头看着他,见他谈笑风生,显然那一跤对他没产生副作用。

于洋叔叔

吴霜

当初年轻矫健的于洋叔叔如今在哪儿呢?来到老北影的宿舍楼,推开于叔叔家的房门。于叔叔的妻子杨静阿姨在门口迎接我。

依稀记得杨阿姨年轻时的模样,有一种雅气大方的端秀,豪爽爱说话的那类性格。她喜欢打电话给我妈妈煲电话粥,说说她家里的琐事,说说她和于叔叔的生活内容,还有她的一儿一女。事业上她没有于叔叔有名气,但却是于叔叔的精神依赖。能干热情的杨阿姨悉心维护的是她热爱的丈夫和儿女。十一年前,我爸爸去世了。她打来电话,流着眼泪安慰我,让我深深感到他们和我父母之间的一种厚重友情。

可站在我面前的杨阿姨已经不复当年的模样。她,老了,走路也有些蹒跚。拥抱着我,她说,好想你啊!我大咧咧地说,我不知道您的住处,总也没来看过你和于叔叔。而于叔叔,则是慢悠悠地双手扶着助行器从他屋里走过来,还是那么高大,可

的涌现,彼此之间相互启示和推波助澜,默契肯定是双方如此投入的原因。

我记得我们的座位安排在一张大油画前面,画面上是一群装修工人。那时我的房子刚刚装修完毕,一种熟悉的气息从画面之中溢出。东旺解释说,他装修过一间画室,与一批装修工人成了朋友。双方的友情或许是这一幅作品的最初契机。我相信,东旺的底层经验被触动了。他曾经提到,这些装修工人的生活细节如何打开了内心的某一个尘封已久的角落:沾满泥沙的双手,打上各色补丁的行李卷,水泥地上搁几块砖头当作枕头,满身的汗水气味……东旺的大量作品表明,他的视野从未离开这一批奔波在大地上的草根民众。东旺不惮于承认,他曾经是其中的一员。

南帆

我察觉到,东旺作品之中那些底层人物的表情与周边外部世界之间存在某种奇特的张力。显然,他们无法自如地融入周边外部世界,他们的脸部神情、身体姿态混合了渴望、戒备、畏惧、自尊、呆滞、尴尬等多种成分。只有曾经与这一批底层人物同呼吸,东旺的笔触才能恰如其分地捕捉如此微妙而又复杂的神情。

接近三个小时的对话并未完全尽兴,但是,我并没有感到多少遗憾。来日方长,我们还可以制造种种机会。我丝毫没有料到,我们再也无法相遇。据说,东旺和他的太太当时已经了解病情,他们只是没有想到上帝如此性急。对话完成之后,我一直未曾听到东旺的消息,直至一条短信残酷地掐掉所有的后续情节。

那天晚上,我很快从手机里删去这条短信,下意识地期待这几行文字从未出现。然而,我没办法删除手机之外的事实。天妒英才,东旺的耀眼才华突然冻结在五十一岁。唯一可以庆幸的是,东旺留下了一批出色的作品。画布保存了生命的另一种形式。没有人知道,如若天假以年,东旺可以走多远;但是,许多人相信,东旺的绘画作品已经在历史上赢得了特殊的一席。

十日谈

清明的回忆

明日刊登一篇怀念陈逸飞的文章。

已是行动迟缓的白发老人。

这一切应该来自几年前他们儿子的猝然离去。

小战在一旁打哈哈,说,你们看吴霜,爸爸妈妈都走了,丈夫儿子在美国。她一个人在北京的家里养着好几只猫咪狗狗,整天笑嘻嘻乐呵呵欢天喜地一点阴影都没有。

我们在于叔叔家吃晚饭,是楼下餐馆里叫上来的韭菜盒子,烧带鱼,鱼香茄子,加上他家阿姨熬的喷香的小米粥。席间,我开始发挥自己制造笑声的看家本领,讲笑话说乐子,模仿男旦唱戏时的声音形貌,把满桌子人逗得弯腰仰头开心至极。于叔叔坐在桌边几个小时,杨静阿姨说,看你于叔叔,平时他坐一会儿就得回自己屋里躺着了,今天他都坐到现在了!

没有看到于叔叔夫妇俩如今的模样,也许你不会想象到底什么是“白发人送黑发人”,更不会体会一个母亲失去最宠爱的心境。于叔叔的心情也许更复杂,据说儿子在时他曾是严厉的父亲。儿子走了,他更有一种无法释怀的痛悔吧。

回到家里,我看到杨静阿姨发给我微信,他们虽是八十多岁的人,却没有脱离时尚。她说,你好好可爱啊,少数民族的性格!应该和你在国外多年的生活有关。

想起来了,杨阿姨来自内蒙古,她就是个少数民族。我回答说,我是南人北长又出国多年,无章无法无规无矩,东一榔头西一棒子,你们若喜欢我就常去叨扰。

过一阵子,再去看望他们,那时希望于叔叔可以扔掉助行器了。

八方书谭

这几天在读诗人徐芳新出版的散文集《月光无痕》(东方出版中心2014年1月版),其中不少文章引起了我的兴趣。作者在自序中引用美国女作家桑塔格的话说:“在散文中,诗人永远哀悼伊甸园的丧失;请求记忆说话或哭泣。”我想,可能所有的散文都离不开记忆,而诗人的感情特别丰富,所以就对记忆作了更为夸张的强调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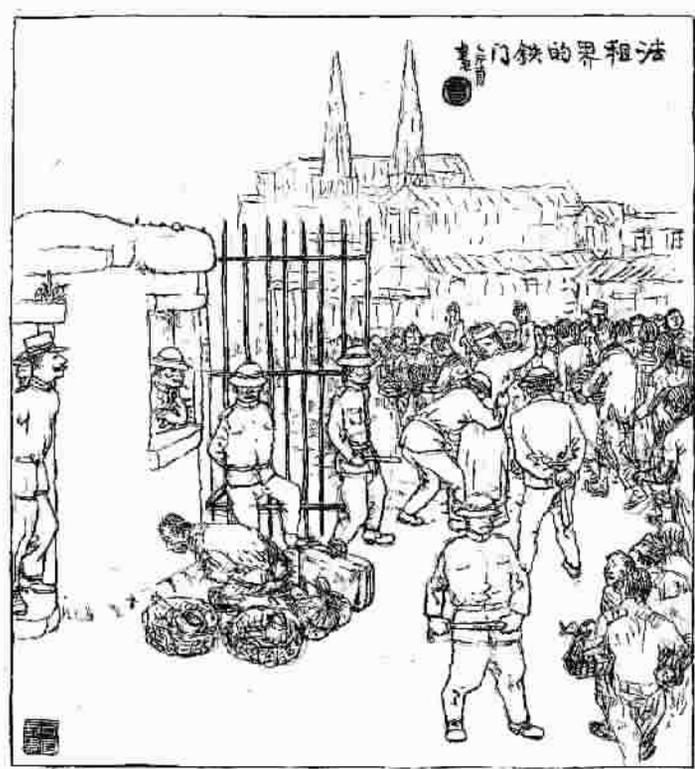
于是我在读书时,特别注意作者动用了哪些记忆,并将如何“说话和哭泣”。一篇篇读下来,最引发我兴味的,是总题为“城市生活”的那组散记,这是围绕记忆展开的,作者缭绕的笔墨让记忆化作了浓浓的诗意。第一篇《回忆之境》写她对童年的记忆总是落在凌晨时分,那里有空寂的大街和陋巷,有潮湿的风和塑料底鞋在柏油路上走出的声音……她总会遇到一个和自己年龄相仿的女孩,她们不提防,也不交谈,“各自在一块砖或一只竹篮代替自己,在鱼柜前,或在蔬菜柜前排队。或是我第一,或是她第一。我们一起静静地等待空寂的菜场热闹起来,喧嚣起来。”哦,明白了,那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生活,那时供应紧张,常常由家里的小孩半夜先去菜场排队,等大人起床后再来接济,这样才能买到想要的菜。好多上海小孩都有这样的经历,夜半的气氛深深地刻在这些孩子的心里,这就化作了成年后重复出现的回忆和梦境。在第二篇《遗忘之境》中,作者又写出了常常令她恐惧的找钥匙的回忆。那时家中有三个孩子,爸妈下班晚,孩子们下课后,钥匙由作为老大的她保管,小时候那把钥匙挂在她颈上,稍大后就放到了书包的夹层里。然而她多次遗忘,总是在最要紧的时候,怎么也找不到钥匙了,没法进屋做功课的妹妹们在门口哭泣,她不哭,她只是害怕至极,结局要等到晚上八点,那时父母将归来……这样的日子早已过去,三个小孩都已长大,但这种遗忘的恐惧却永远留在了心里。

这两年我一直在进行儿童审美与想象的研究,这离不开对于记忆与遗忘的分析。我发现,过去的学前教育理论将儿童的遗忘期划定在三岁前,其实是不合理的。三岁前因为大脑发展速度太快,儿童不易记住自己的故事,但三岁后还是会有大量遗忘,哪怕到了十岁,还是很难记住自己完整的经历,一般要到青春后期才能有清晰完整的回忆。完整的记忆可以写成小说,片断的记忆则能化为诗,这也是徐芳的这些诗人散文得以成篇的奥秘所在。不同时代的儿童记忆的碎片最能勾勒真实的时代气氛,这与诗不易描画外在事件却能传其神,大概是一样的道理。

(即现今的天平路),进出于此从未遇到过阻拦。原因可能由于天主教堂及它的一些附设机构在铁门之外的缘故。铁门这东西表现的是种界限,在它之外是两重天地两个主宰。这门一关,虽是亲骨肉也遭两厢割断,就是开着允许通行,若被怀疑轻者勒令抄靶子搜遍全身,重则扣下送巡捕房。这就是生活在殖民地里当三等公民的滋味。在敌伪统治下亡国奴的苦楚。

人若失去了自由和没有了尊严,那还做什么人?

天使能读懂,希望用心所写的诗,绚丽灿烂。唯有时间是真的。落叶随记忆飘下,秋风过后是冬,月光下的小路还是那么浪漫,走进天使的你梦的,会有我的诗?大胆地说:亲爱的,爱上我的诗吧!那是真诚,是我用心送你的情。如果有一天,我突然离开了这个世界,她会找不到我的。在我的人生路上,天使永远笑着,在我转身之处。



法租界的铁门

贺友直 图/文

据我所知,法租界与英租界交界处不设铁门,与中国地界分界处的范围有南市与徐家汇土三湾,与南市相通的路口有好几条,然而没有划界的铁门仅有斜桥一处。依稀记得还有一处是康梯路(今建国东路)与南市交界处也有铁门。在法租界整个南边是一条徐家汇路,紧贴徐家汇路的是一条臭水浜肇嘉浜,沿浜是一片棚户,有这么一条隔离带就无需安装铁门,由此一直向西,直至徐家汇,即现今的肇嘉浜路、衡山路、华山路相接的地方装有铁门及巡捕驻地。自1938年~1941年之间我住在姚主教路

转身之处

“谁忍心把我们分开,整个天空都不会答应。”我望着天空,想起了这么一句诗。天知道:心里有了天使,是我的幸福。你如风而来,暖暖的,我感受到了。你是天使,不只自信还美丽。水能解渴,天使,滋润了我的生活。河,静静地躺在地下,那是一条暗河,我心之河,激情奔涌。天使和阳光、水、空

走街穿巷 忆旧事

人生百岁莫轻叹,常读新书世世删。一日三餐三份素,四时八节三分闲。人贫人富不忘志,茶热茶凉何足患。利禄功名谈笑逝,但等儿孙奏凯还。注①:我以为老年人宜多餐少量,即所谓“多吃吃,少吃吃”。



童年记忆可传神

刘绪源